

第八册

■ 鍾肇鵬選◎編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四書傳注會要

四書傳注會要

第八冊

鍾肇鵬選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冊目錄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十卷(附讀書堂論語答問) 簡朝亮述疏

簡朝亮序 一

論語序說 四

學而第一 二五

為政第二 五六

八佾第三 八九

里仁第四 一四

公冶長第五 二七

雍也第六 五一

述而第七 七八

泰伯第八 二七

子罕第九 四四

鄉黨第十 六七

先進第十一 三八

顏淵第十二 三三

子路第十三 三五

憲問第十四	四三九
衛靈公第十五	四八九
季氏第十六	五二八
陽貨第十七	五五〇
微子第十八	五八一
子張第十九	五九九
堯曰第二十	六一九
讀書堂論語答問	六四三
目錄	六四三
論語序說	六四四
學而第一	六五〇
爲政第二	六五三
八佾第三	六五四
里仁第四	六五五
公治長第五	六五六
雍也第六	六五八
述而第七	六五八
泰伯第八	六六一
子罕第九	六六二
鄉黨第十	六六三
先進第十一	六六四

顏淵第十二	六六六
子路第十三	六六八
憲問第十四	七〇二
衛靈公第十五	七〇四
季氏第十六	七〇六
陽貨第十七	七〇七
微子第十八	七〇七
子張第十九	七〇八
堯曰第二十	七〇九

論語集注補正逆疏序

論語之經。六經之精也。百氏之要也。萬世之師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秦雖火之。不能滅之。漢終復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漢迄宋而至於今也。為論語之學者。明經以師孔子也。惟求其學之叶於經而已矣。烏可立漢學宋學之名而自畫哉。昔聞之九江朱先生曰。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今念斯言。道中既不安。豈不由道外而他求歟。則道中咻者過矣。朱子之為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屢脩之。欲其叶於經也。其未及脩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程子易傳諸經說。朱子酌言矣。若詩鄭箋之於毛傳。若

論語集注補正逆疏 卷首 序

周官後鄭注之於先鄭說。皆補之正之而有叶也。何為乎蔽者執漢學以攻宋學也。而或平之曰。漢學長訓詁。宋學長義理。斯不爭矣。是未知叶於經者之為長。其長不以漢宋分也。明經之志。君子無所爭也。義理莫大於綱常。經言殷周所因而知其繼也。馬氏以綱常釋之。曾子稱昔者吾友而不名。如知其友何人也。必於義理知其友從事也。馬氏以顏淵釋之。此漢注非訓詁者。朱子采其說。此其義理之長也。鄭氏釋雅言為正言。則言易春秋亦皆正。非惟詩書執禮有然矣。朱子以常言釋之。然後見易春秋不常言也。史記稱孔子教弟子者。足徵也。博約之教。乃開後學。鄭氏釋此經者。不釋約焉。朱子以約要釋之。由知而行。皆要也。孟子之學。曰說約。曰守約。其自斯發歟。此宋注明義理

者。以訓詁而明。此其訓詁之長也。蓋叶於經者之為長也。今必先知類焉。左傳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此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言也。杜氏曰。克勝也。據釋詁也。朱子說同。今據說文而曰。克肩也。猶任也。亦據詩傳箋也。仁以為己任。克己者。任己也。克己與由己。上下文同。非一例釋之不洽也。惟多欲如楚靈王。謂之不能自任。可乎。經言斯焉。取斯。其同而異矣。復禮曰克己。勝己之人欲也。為仁由己。從己之天理也。若孟子言善不善於己取之也。今日。以天理勝人欲。非古學之言。何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在人。上智則天理純者不萌人欲。外物無由使之化。中人則不能然。其性始相近。其習終相遠。故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

論語集注補正逆疏 卷首 序

欲者也。謂私欲在己焉。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其欲奚私乎。己有人欲之欲。勝私欲則可克也。故經言毋我也。已有天理之欲。從公理則可由也。故經言我欲仁也。己者我也。今釋己一例。任己者不言勝己。且言由己也。有自由之任。無自克之勝。天下不因之野心。不仁者幾何。其亦一日而風天下矣。一貫自子貢言。若大學言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也。一貫自曾子言。若中庸言達德行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於以明貫通之學矣。今據廣雅而曰。貫。行也。吾道壹是皆以行之。此似而非者。既知必行。言學之常。以同子貢。何有疑焉。道在行事。當通告門人。不當呼曾子獨告焉。夫士非貫通之學。以未藝而專其名曰格致。將行之天下而窒矣。蘧伯玉古君子知治亂者也。大戴禮稱衛靈公進

伯玉者以史魚尸諫而進之。其仕在史魚卒後矣。左傳稱季札適衛。言衛多君子。序蘧瑗在史鮪諸賢大夫之先。以德序也。非以位也。其時伯玉不仕也。故其避孫林父。甯喜之亂。皆可速行。自完大節。天下聖賢人皆樂與伯玉交也。誠君子哉。朱子從左傳者以斯乎。今不攷之。以爲伯玉已仕矣。如左傳說。則伯玉者春秋之馮道也。而朱子攷之深矣。蓋朱子說既叶而當有申者。若此類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此召子而欲其往焉。猶陽貨欲見孔子也。欲見者欲孔子見之也。彼欲其見。此欲其往也。故此與佛肸同列陽貨篇中。召子欲往。以一句讀也。舊說讀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召曰。子欲往。則失其讀矣。如舊說。當曰。召子。子欲往。召下宜多子之文也。今突爲一言曰。召。非書法也。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三

匏瓜繫之急濟之人。而苦不可食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魯語固言其不材也。朱子於二召者承舊說焉。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也。非孟子言得志澤加於民者歟。曾皙之言志也。非孟子言不得志獨行其道者歟。孔子喟然歎而獨與點者。感其時無知己也。周生氏曰。善點獨知時也。朱子不采其說。而別言獨與點之異者。遂謂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殆忘乎三子對孔子酬知之問也。殆忘乎孔子許三子爲國之言也。僞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僞古文尙書也。龔論語而竄焉。孔子述古之言曰。所重民食喪祭。所重者特提其下四者之辭。重民其先也。古注曰。重民國之本也。此孟子所以言民爲貴也。漢書曰。王者以民爲天。謂莫重乎民矣。所重先重民。其食喪祭則因民以重焉。食以養生。喪以盡孝。祭以報本。五教在其中矣。不言而統之也。何其文之善也。如僞武成之文。讀者將以爲重民之五教也。參於論語。將以爲所重者民之食喪祭也。孰知所重先重民乎。則淆矣。朱子嘗疑僞古文。而僞引之。則未及脩之爾。蓋朱子說未叶而當有別者。若此類也。朝亮不敏。謹以論語諸家專書及散見者。萃而攷之。爲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與朱子異而不叶於經者。辯焉。其異而有叶者。采焉。何氏集解。皇氏邢氏疏。陸氏釋文。錄之皆詳。諸家說純采者名。不純采者不名。亦經述周任有言與概述言之意也。其或爲公言。或不純采者會二三說爲約言。皆述之而統之曰。論家說。莫不蕪也。如論衡稱說論之家也。凡述而脩之爲注文者。皆存疏中。加謹案語焉。因朱子而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四

通脩。同爨烹甘。脩竈無分也。經異文錄其要者。習見之典。分讀之音。有不可闕則錄之。斯備始學者也。學先讀經。繼而讀注。則巡經。讀疏。則巡注。其曲達者相依以達。然後又反而讀經。將自得也。朱先生曰。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今所述者敢怠乎。疏中旁及諸經。推孔子博文也。引史可節。今亦或詳。須事明爾。易象傳文言。詩序。其體皆文斷而連。可通以爲疏文之法。庶不至野言無章。今將勉之。而歎然也。自丁未歲終。尙書述草既畢。越歲仲秋。由論語述草。先後兵燹。開以金合子韞。述草而審。蘊土中者三。今歲季冬。草成。方十年矣。經二十篇。述疏因集注本。每卷二篇。凡十卷。諸學子校錄而資之以棗。有答疑問者。羣自志之。別爲壹卷。附於後。斯有助也。尤相厲焉。嗚呼。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

一五

今求其學之叶於經者。非惟其說之叶也。將必其人之叶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經之教告何如也。今老矣。歸何所矣。非天下經術士而誰與歸乎。順德簡朝亮序。

論語

序說

述曰。論語經大名也。今朱子纂論語集注而列序說於先焉。蓋不自為說。惟采史記孔子世家說。何氏說。程子說。以序明之。其體與朱子大學章句序本釋經家例者不同。而朱子列孟子序說。則如論語然矣。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皇疏敘云。此書門人必先詳論。其以論居語先。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一

示非率爾故也。邢疏略同。史記年表序言魯君子左丘明於七十子口受春秋者。亦云具論其語。斯可旁通也。若諸子百家記孔門語者。則未論而多失其實焉。纂與撰通。疏讀去聲。敘與序通。陸氏德明釋文序錄與漢志略同。而又云。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邢疏沿其說矣。以為此漢志所未言也。然若柳下惠三黜答人言者。若周公謂魯公者。其語則孔子述之。故弟子聞之。漢志固統以接聞於夫子之語也。若周有八士章述人瑞者。若邦君之妻章述禮者。若堯曰章述書者。其語皆然。詩毛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官鄭注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皇疏敘據之以釋語焉。於義未融也。言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記者

以語為名。語該乎言也。漢志通之矣。傳讀去聲。凡稱某傳同。難乃旦反。史記儒林傳言秦始皇焚書時者。則特言曰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皇疏敘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是也。其稱論不稱語者。省文也。漢志云。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語者。昌邑中尉

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養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漢志又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二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故漢志言古論語者曰出孔子壁中。而漢志無言其所傳者。壁中古文。秦焚書時藏之。荀悅漢紀謂藏之者孔鮒也。隋書經籍志謂孔惠也。偽家語謂孔騰也。古文者。古篆文如科斗蟲也。與漢時今文隸書不同。漢隸書。今楷書也。畸居宜反。五鹿復姓。王吉字子陽。兼稱之。當時著稱也。相讀去聲。魯國扶卿。釋文序錄引鄭云。魯扶先。其稱翁膠東國庸生也。先生各從首稱。漢書叔孫通傳稱叔孫生。梅福傳稱叔孫先。其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膠東庸譚。而漢志惟稱曰庸生。當時著稱也。傳齊論語者。本或無語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文。恭讀若恭。何氏晏集解敘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

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至于今多矣。今集諸家之善。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此魏尚書何晏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頤成集解焉。晉書鄭冲傳言之矣。三國志王朗傳附周生烈者。裴松之注云。此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蓋裴注在宋文帝時。於集解獨稱何晏者。以晏總其成也。周氏與周生氏不同。皇疏云。周氏不悉其名。若夫包氏名咸。此不名者。皇疏謂何家諱咸也。蓋晏何咸子也。包皇本作苞。斯古字可通。如唐石經易文例也。古文孔說。非登漢志焉。漢書儒林傳言孔安國者。未嘗以著述稱之。論語孔注。與尚書孔傳孝經孔傳。皆偽也。皆見於王肅偽家語序也。何氏謂孔說世不傳矣。今孰傳何氏乎。安國為孔子十一世孫。孔注云。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此非孫所以稱其祖也。惟論語偽孔注爾。非偽經也。異於偽古文尚書也。異於偽孝經閨門章也。論家說在魏代前者。偽孔注猶有存焉。經曰。不以人廢言。其宜酌也。讀讀若愷。裴讀若陪。若夫之未防無反。釋文序錄云。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義疏。行於世。此集解疏也。梁書侃作侃。蓋其異文。禮記正義序稱皇侃。誤也。晉江熙所集十三家。若衛瓘。若樂肇。若蔡謨。若

李充若孫綽若范甯諸說及其他通解。皇疏皆有采焉。宋咸平二年。侍講學士邢昺奉詔改脩舊疏。名曰正義。立于學官。宋史稱之。由是皇疏微矣。然微而未佚。尤氏表遂初堂書目猶著錄存之。朱子於尤氏嘗同事者也。烏有不見皇疏乎。朱子論語要義序云。邢取皇疏約而脩之。明所見也。集注之說。若釋自曠者。若釋小不忍者。若釋言之有德者。皆由皇疏而酌其義也。皆邢所已棄也。皇疏微而遂佚者。邢疏久行故也。迨乾隆時。則自東海島國而得皇疏焉。自漢迄宋。論語中大義微言。將日益以明哉。此朱子集注所由躉也。今先序說。宜先明矣。確讀若貫。樂廬丸反。昂與炳通。諸官釋名。攷史百官表志可也。今不具。表讀若茂。島都皓反。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為司職吏。畜蕃息。職。周禮牛人。讀為機。義與牝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秉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平景公。有問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

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

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

及文王既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

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晉趙

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

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

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孔子如蔡

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耕耨荷蓑丈人等事史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五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

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杞

宋損益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樂正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

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

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

述曰此朱子因論語主孔子而采史記說以序明其大略

也蓋參十二諸侯年表於孔子世家焉世家者諸侯世其

家也易師象所謂開國承家也春秋時卿大夫有采地者

亦世家矣孔子在當時豈世家乎漢司馬遷纂史記勅孔

子世家特識也其自序云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

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

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故世

家未稱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

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蓋史遷之意明孔子

當以經術故而世其家也後世立衍聖公爲世襲由史遷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六

發之也。六經之文曰六藝。見讀如易聖人之情見乎辭之見。賢遍反。孔子稱子。尊之以乾父坤母生人之美稱也。詳學而篇時習章。魯有尼丘山。爾雅說。四方高而中下者名尼丘。所謂圩也。世家本文云。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今朱子節其文爾。桓六年左傳言名子有五者。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謂若孔子首象尼丘也。禮說。長幼以伯仲稱。庶長稱孟。孔子有兄。其序字仲也。宋商契之後。子姓。孔父嘉爲公族焉。以華督故死。義于宋。春秋書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此孔氏之由也。其奔魯。避華氏也。詳子路篇子適衛章。鄉黨篇恂恂如也。節。父叔梁紇爲鄆邑大夫。詳八佾篇子入大廟章。母顏氏。姬姓。襄十九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二

也。司馬貞注據公羊傳以辯史遷之誤。是矣。而注又誤從十有一月。以補世家不書月之闕。是遲一月也。朱子因而誤焉。春秋尚正也。其與夏正異者。正月先後爾。雖改月改時。而朔及閏由天數自然。當不異也。今以夏時言之。八月二十一日。孔子生日也。此據孔子春秋是年十月庚辰朔而知也。其曰二十七日者。一。鷓爲七。聲近故也。或舍春秋之曆。而據他曆家說以推之。徒異說焉。爾雅釋天於歲陽云。大歲在甲曰闕逢。於歲名云。大歲在子曰困敦。又曰。在庚曰上章。在戌曰掩茂。蓋古以甲子紀日。其紀歲者書歲陽歲名不書甲子也。如在庚戌。則書曰上章掩茂之歲。後世從簡。則書曰庚戌之歲。資治通鑑紀歲。雖復爾雅之古稱。而人亦從簡言之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庚申。以至敬王四十三年甲子。而孔子生卒皆列年表中。尊先師也。朱子以年表參世家。從所尊也。史記六國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亦尊之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鄉統邑。昌平鄉因昌平山而名。陬與鄆通。今山東行省兗州府曲阜縣。魯之故封也。陬邑在曲阜縣東南。蓋鄆縣北也。尼丘山。陬邑域焉。圩。讀若烏。長丁丈反。黎息列反。嘉父。讀父若甫。華。讀去聲。紇。下發反。大廟。大歲讀大若太。關於歇反。敦。都純反。戊。讀若恤。陬。側雷反。說文云。俎。禮俎也。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亦禮器也。爲兒則嬉戲而常陳之。天性之禮所生也。嬉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八

虛其反。讀若僖。及長。迨及長成也。孟子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委吏主倉廩所餘而爲委積以待用者。若周官委人。遣人之屬也。料計也。料量平者會計當也。司職吏主繫牲於楫者。周官牛人云。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云。職讀爲楫。楫謂之杙。鄭據爾雅釋宮文也。車乘以田獵。則有繫牲於楫者。故其官亦名曰乘田。蕃息者。畜之茁壯長也。周禮卽周官經。詳子適衛章。委鳥僞反。會工外反。當及乘讀去聲。茁讀若札。長讀若掌。積讀若次。遺讀若饋。楫讀若特。孔子適周。世家本文不以何年定矣。其本文自及長爲吏而下。則云。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遂云。由是反魯。皆括敘平生焉。

此適周者亦承括敘之文。蓋南宮敬叔與俱。適周見老子也。上文云。孔子年十七。此適周非以相次也。水經渭水注引皇甫謐說。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誤承上文也。下文云。魯昭公之二十年。又起下之文。不與此適周爲結上也。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禮。孔子答曾子問云。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閻氏据此定爲適周問禮時也。蓋纓者孟僖子也。昭公七年。春秋亦書日食。而敬叔父僖子非卒於其年。則敬叔未奉將卒之命而師事孔子也。然纓卒至日食之日。敬叔父喪方七十日。可卽從師乎。且從師遠遊乎。或曰。春秋。昭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孔子適周殆在其時也。孔子蓋年四十二矣。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見老聃。此莊子寓言。非適周也。謚讀若密。纓俱縛反。聃讀若耽。塋古鄧反。道也。閻余廉反。僖子之命詳爲政篇。孟懿子問孝章。高昭子者。昭二十九年春秋所書高張也。左傳自是年至哀五年。皆可攷高張事焉。非賢大夫也。今日曰。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此必不然也。此如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史遷雜采之。朱子未削之爾。如世家下文敘匡人拘孔子者。則云。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此雜采之誤也。朱子削之。以其時甯武子亡已久也。詳子罕篇。子畏於匡章。從讀去聲。或曰。上文爲委吏。譌作爲季氏史。此言高昭子者亦必有譌文也。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當云。孔子年三十六。蓋每加一年。乃不誤也。嬰嬰不可詳。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章。嬰讀若英。公山不狃以費辟。召孔子而欲其往。史遷以爲孔子欲往。非也。朱子因焉。失之矣。辯詳陽貨篇。不狃卽弗擾也。聲近而文異爾。費讀若祕。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史記自序引董生說同。蓋不稱大司寇焉。世家當削大之爲文也。詳鄉黨篇。與下大夫言節。今當以春秋左傳參史記年表。魯衛世家而辯孔子世家之誤矣。蓋定公十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十二年。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十三年。春。孔子行。此足徵也。詳微子篇。三日不朝。章子張篇。夫子之得邦家者。章。相讀去聲。夾谷。

即祝其也。今在山東行省青州府博山縣東。墮許規反。雙也。郊謂郊祭。膳與燔通。祭肉也。三都詳爲政篇。孟懿子問孝章。世家本文云。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或曰。少正其官也。大夫之職也。書酒誥云。越少正御事。或曰。左傳稱子產曰。少正公孫僑。公孫氏也。少正稱其官。今日。魯大夫少正卯。則少正者以官爲氏歟。大夫其官也。誅少正卯。史遷本荀子而敘焉。而論語所不書。子思孟子所不言。左傳亦不言也。朱子嘗疑之矣。今朱子不削之者。蓋去惡當速。其義光大也。詳顏淵篇夫聞也者章。顏濁鄒孔子弟子也。故世家本文有云。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蓋仲尼弟子列傳雖不列顏濁鄒。而孔子主之。則君子士也。世家本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二

詳公冶長篇。葉舒涉反。書社地七百里。蓋以里社言。非以道里言也。史記注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於籍。是也。惟史遷此文未析焉。故朱子疑之。江氏永云。當曰。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則無疑矣。子西不可詳憲問篇彼哉章。孔子自楚反乎衛。則哀六年也。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則哀十年孔子自陳入衛也。今當參衛世家及年表而互明矣。冉求爲季氏將。哀十一年左傳所謂郊戰也。將讀去聲。書謂尙書。其曰書傳。古通稱焉。荀子云。泰誓曰。獨夫紂。孟子言一夫紂者。據此書也。而孟子則云。於傳有之。荀子云。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書呂刑之辭也。世家原文云。序書傳。又云。編次其事。今朱子易序爲敘者。以書序非孔子作焉。敘古通序。編次其事。亦敘也。且言敘則禮記可連文矣。禮記統禮古經而言。若士冠禮則有士冠禮記也。冠讀去聲。禮器云。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此知詩三百爲通稱。故孔子之言有斯也。史遷謂孔子刪詩者。非也。辯詳爲政篇。書及禮詩。皆有樂存焉。故史遷次之若斯也。序易者序卦也。彖傳繫辭傳象傳說卦。文言。蓋舉大略而參錯之。則雜卦未及也。彖吐玩反。錯七各反。六藝漢書藝文志以六經言之。尙矣。世家本文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夫顏濁鄒固爲孔子所主者也。如此之徒甚衆。則仲尼弟子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三

列傳外豈不多君子士哉。漢書表有顏雋由。又有顏濁鄒。漢書注則以衛之顏濁鄒爲齊之顏涿聚。非也。蓋顏涿聚固別一人。受業於孔子。以梁父大盜而改爲齊忠臣矣。其亦自顯於仲尼弟子列傳外者歟。此据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而知也。詳衛靈公篇有敘無類章。夫顏之未讀若扶逐中角反。父讀若甫。梁父山名。在泰山側。此齊通於魯之境也。杜氏預云。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蓋杜自史遷說推之也。今据春秋至獲麟止。以魯不能討陳恆。在獲麟踰時。春秋不忍書。遂託於獲麟可傷而止。爾史遷以爲春秋感麟而作。非也。孟子云。孔子懼。作春秋。蓋懼邪說暴行而作春秋也。豈以感麟始乎。詳述而篇子不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三

語章。子路死。公羊傳與獲麟爲說也。詳先進篇鯉也死章。子路篇正名章。周正四月。夏正二月也。江氏云。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杜氏說以爲日月有誤者。未察於春秋之曆也。論家說云。以公穀推之。當云。孔子卒。年七十四。斐氏駟云。皇覽曰。孔子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伯魚。詳鯉也。死章。孟子受業子思之門。非門人也。詳子適衛章。孔子既沒。論語於是乎成。禮坊記稱論語者。蓋子思稱之以爲教也。而論語所謂中庸至德者。子思體之以爲書。皆深明乎易傳庸言庸行龍德之正中哉。斯慥慥而成君子哉。蓋子思學於傳大學而慎獨嚴之曾子也。故中庸言慎獨者。知大學然。孟子學於

子思。所謂子私淑諸人也。距楊墨而爲孔子之闕。其惟命世大才。豈不卽見於斯乎。是故朱子知聖與賢之心而定四書也。其利於天下者大矣。今天下之學。其將絕歟。而天下之人。猶有知學必不可絕於天下者。則以四書之深入於人心。而不皆昧昧也。而論語則主乎四書而先入其心也。然則天下之人。其於纂論語集注之人。不可以不知其爲人者矣。諸經疏例。每於經大名後詳纂注者履歷焉。今朱子序說既與常例不同。今疏詳朱子者。義不得以常例爲也。宋史云。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延平李侗老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四

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學。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修懷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觀彼聲。徐起而圖之。隆興元年。召入對。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治效所以未著。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八年。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始拜命。卽移善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

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乃以熹章進呈。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乞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奉外祠。光宗卽位。降詔獎諭。除知漳州。奏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未幾。差知潭州。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除煥章閣侍制。講。熹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益用力焉。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乃上疏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一

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防微杜漸。謹不可忽。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慶元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四年。熹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黃榦。榦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驥。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任進擬。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熹既沒。學禁稍弛。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淳祐元年。從祀孔子廟。此於宋史約其要焉。續通鑑云。光宗紹熙四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二

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乃上疏

年。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此其故則宋史本傳所未言也。嗚呼。今讀宋史。至朱子蒙僞學之誣。能不悲哉。悲宋之主中國。而任天下者。不知學術。則不知人才也。遂以小人誣君子。而國不能強。終召寇以亡矣。朱子平生。必以格物致知爲。奏言第一義者。豈其可他求而不他求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學之始事也。其不可他求也。必讀先聖先師之書。而爲吾學以窮事理也。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其事則萬變而不常。其理則萬變不常。而能常。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以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七

明先聖先師之書。吾今日求之而皆可有其宜也。格物之宜。致知之大也。非他也。皆吾中國之學也。周成王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蓋成王光明之學。學於大師。周公者也。周公學於文武。而知堯舜禹湯之大訓。其大訓則古之能主中國而任天下者也。成王學於周公。而有光明之學。故四國流言。成王不以疑周公。乃命周公統天下之兵。而東征。卒定天下。天命宅焉。故大誥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夫格知天命者。格物致知之至也。成王於此。慮其不有能之。期其必有能之。此成王之學所以爲光明也。若宋寧宗者。儒朱子侍講經筵之久。多日月而啟光明。何至誣君子以僞學。自敗其能強國之人才而不瘠也。悲哉。金人

問宋使曰。朱先生安在。敵國之敬異。何如哉。徵許彙反。藝讀若木。今安徽行省徽州府婺源縣也。古屬新安郡。故大學序從古稱焉。朱子學於李侗。侗學於羅從彥。從彥學於楊時。時學於二程子。故朱子稱曰子程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猶子公羊子之義也。侗讀若洞。金人入宋。以二帝北歸。此宋不共戴天之讎也。二帝者徽宗欽宗也。史酌於春秋而書曰北狩。傷之也。斷了亂反。朱子入對言者。續通鑑書之。惟統言曰。大學之道。而言格物。以致其知者。則不書。將大學爲何道歟。當時史家亦漢學家故也。募讀若暮。蠲除也。讀若涓。輻方六反。輳與湊通。四方米舟如車輪之輻。輳聚於轂也。辱必郢反。徒從之。從行部之行。皆讀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卷首

序說

八

去聲。唐仲友之事。續通鑑書之。不從宋史。失所酌也。不家好也。沮在呂反。擢直角反。賈舉下反。豎讀平聲。憎讀若晉。插也。禮內則說。插笏於紳。古以笏記事也。史記稱楮紳先生。孝初佳反。崇道觀所祠也。觀讀去聲。易易經。西銘。張子自銘於西廡者。詳里仁篇。朝聞道。章雍也。篇博施章。宋有鬻酒牙稅商稅。樓店諸錢。其始經制財庫者。勑之。其後總制者加之。故曰經總制錢。顧氏曰。知錄謂宋之所以亡也。倣聞各反。數讀若朔。摹古巫字。屬讀若燭。纒讀若才。聲讀若輝。空讀去聲。今福建行省建寧府崇安縣建陽縣。皆故縣也。世稱朱考亭。由建陽也。沈繼祖誣疏。皆胡紘授之。續通鑑云。絃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